

富春江之行

文・圖／王基倫

富春江流經浙江省中部，是錢塘江的主要支流，大約自建德縣流經桐廬縣到富陽縣，全長約110公里。南朝吳均《與朱元思書》說：「風煙俱淨，天山共色，從流飄蕩，任意東西。自富陽至桐廬，一百許里，奇山異水，天下獨絕……」。他一如古人常走的路線，由中原往南走，從下游往上游走，愈走風景愈原始、愈奇特，難怪他有如此的讚譽。

近年來「富春江」聲名鵲起，肇因於2011年6月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了「山水合璧——黃公望與《富春山居圖》特展」。元朝末年，漢人不斷起兵反抗蒙古人的統治，垂暮之年的畫家黃公望，用了三、四年的光陰，描繪富春江的水岸風光，至正十年（1350）才完成這幅傳世的名作，這時他已高齡82了。這幅畫曾遭遇火劫，卷首的一小

段經過修補後稱為「剩山圖」，橫51.4公分，高31.8

公分，占原畫1/14，現藏於浙江省博物館；而後段畫幅較長，橫636.9公分，高33公分，占原畫12/14，現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，當年黃公望是為同門師弟無用禪師（原名：鄭樛）而畫，故稱為「無用師卷」。畫作問世六百多年、也是兩岸分治六十多年之後，重新合體展出，一時稱盛，世人也被喚醒關注當年的美麗印象。

於是，帶著一份雀躍的心情，我來到了富春江。

我們投宿的旅店在桐廬縣，這一帶仍是富春江最美麗的所在。青山碧綠，江水澄淨，一片天然佳美。登船踏水而行，船隻濺起陣陣平整的波紋。船行緩緩，兩岸青色山巒紛紛迎入眼簾，有的山頭圓整，有的山形平緩，一直延緩到河岸邊；青山也有不同的植被，或是綠草覆坡，三兩株大樹挺立其中，或是綠樹叢叢掩映，依序沿著山坡向上生長。



從東臺眺望富春江

這些景象和黃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圖》相似嗎？當初這幅畫反覆畫了好幾年，黃公望隨興添加筆墨，不能全視為寫實的作品。古代文人畫傳神會意而不重視寫形，紙幅又不可能與江水等長，因此這幅畫或許是畫家心靈中的桃花源吧？

然而，黃公望臨水而居，日日行遊此間，他選定落墨的素材，怎麼可能與富春江毫無關聯呢？他用圓弧形的線條層層疊疊勾勒出山頭，距離較近的大山，峰巒疊翠，雲山烟樹，樹幹枝枝分明；對岸的小山，則丘陵起伏，矮樹連綿，處身於煙波浩渺中。山石塊狀不同，先畫出輪廓，再用皴線塗出。青樹枝幹也有變化，有的用細筆勾出，中空露白；有的用墨筆抹黑，直立向上伸展。遠處還有沙汀，有村舍、小亭和小舟。雖然時空變化，過去的茅舍而今換成聚落平房，隱居的水濱而今已成旅遊勝地，然而那滿目蔥翠，一川如畫，山水相襯的美景，至今依然。不得不佩服黃公望是用細膩的筆觸表達山水情韻，定點透視畫近景，移動透視畫遠景，近景大而遠景小，山水布置有序，功力不同凡響。

船兒搖曳在山水長卷中，飽覽山光水色。當山體從遠望蔥蘢，到逐步渾圓迫近的時刻，碼頭就在眼前。下了船，一行大字「嚴子陵釣臺，天下第一觀」映入眼簾。原來，這裡也是東漢初年嚴光先生

隱遁垂釣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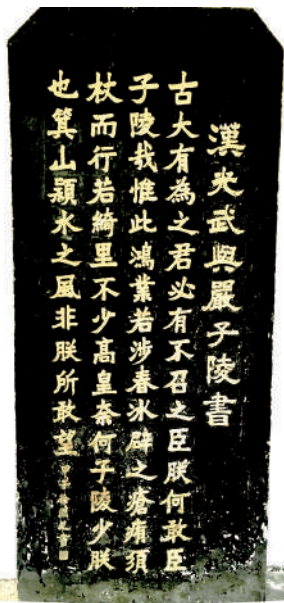
嚴光，字子陵，是東漢光武帝劉秀在太學讀書時期的知交。光武帝平定天下後，他隱姓埋名，不出來做官。這時國基新立，國家需材孔亟，於是光武帝寫信給嚴光，再派遣使者到處尋訪嚴光，終於聽說「有一男子，披羊裘、釣澤中。」他正是嚴光！於是備妥車馬，迎來京城，請他出仕。君臣二人相談甚歡，夜晚同眠。嚴光竟然睡姿不好，半夜「足加帝腹上」，光武帝一笑置之。

《後漢書·嚴光傳》說道後來的結局是：召請嚴光為諫議大夫，仍不被接受。嚴光耕老於富春山，他釣魚的處所被稱為嚴陵瀨。

嚴先生名垂千古的更重要原因，來自於北宋名臣范仲淹對他的推崇。身為儒家典型人物，一生志在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范仲淹，為什麼能欣賞一位隱居者呢？原來，宋仁宗景祐元年（1034）正月，右司諫范仲淹被貶官出守睦州，州內有桐廬郡，郡的南郊

七里有嚴陵瀨。他只在這裡任職半年，已經感受到名山勝景之美，曾經作〈蕭灑桐廬郡十絕〉

形容此地：日日面青山、遶舍石泉聲、家家竹隱泉、無處不潺湲、春山半是茶、清潭百丈餘，多麼美麗天成的自然風光！這組詩的第九首說：「蕭灑桐廬郡，身閒性亦靈；降真香一炷，欲老悟黃庭。」范仲淹外放來此，是他宦途上的首次挫折，謫



漢光武《與嚴子陵書》碑。



嚴先生祠堂正殿。

貶之後，興起「不如歸去」之思，亦屬人之常情。難能可貴的是，在他的骨子裡，天下應當有嚴光這號人物，讓任何一位位高權重的君王知道：「古大有為之君，必有不召之臣！」（漢光武《與嚴子陵書》語）不過，天下也需要有光武帝劉秀這等人物，能平定動亂，表彰氣節，讓百姓生活歸於平靜。因此范仲淹《嚴先生祠堂記》一文褒揚這兩位人物「相尚以道」，「是大有功於名教也。」

今天我們來到富春江濱，依然得見嚴先生祠堂和釣臺。范仲淹當年命推官章岷建構祠堂，又讓嚴光後代奉守祠堂祭祀之事。歷經兵燹戰火，祠堂屢毀屢建，現今祠堂乃1980年後重建，堂內有嚴光塑像一尊，四周保存一些紀念碑文。祠堂外門的楹聯寫道：「何處見漢家高士，此間實天子故人。」寫得是君臣二人相知互敬的故事。走入正殿，屋旁有副清朝鄭板橋的對聯：「先生何許人？羲皇以上；醉翁不在酒，山水之間。」他巧用了陶淵明《五柳先生傳》和歐陽脩《醉翁亭記》的典故，加在嚴先生身上。高

懸的門匾書寫著「高風亮節」四個大字。再走入內廳，更有副長長的對聯：「貪夫廉、懦夫立，功關世道，一代徽猷欽峻節；雲臺渺、釣臺存，德化人心，千秋俎豆仰高風。」這段文字化用范仲淹的本意而來，尤其「千秋俎豆」一句，說明此處有祭拜的功能，而稱許先生的高風亮節，更合乎自范仲淹以來世人推崇嚴先生的定評。巧聯妙對，後人難以再出其右了。

從嚴先生祠堂向後山走，約莫爬高一百公尺，有座小山，山上有亭，容不下數人站立，亭前俯瞰江水，水域遼闊，是為東臺。相傳嚴先生垂釣於此。起初我有點半信半疑：嚴光怎麼會在此地垂釣呢？此處為孤懸的峭壁，釣竿垂降不到江面呀！後來想想，自己也未免太「較真」。隱居者變更名姓、雲游四海，所為何來？讓人不知其行蹤而已。如果每日必來此一定點，心中有所牽掛，那又何來隱逸心情？對嚴先生來說，富春江濱何處不能垂釣？何處不能遨遊？只因後人須有一憑弔他的處所，遂找一處視野佳、隱居者可能來此一遊的地方為之紀念罷了。南朝顧野王《輿地志》記載：「七里瀨在東陽江下，與嚴陵瀨相接，有嚴山。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，今山邊有石，上平，可坐十人，臨水，名為嚴陵釣壇」也。這般形容，與今日所見東臺十分相似，乃在山邊一塊不大不小的磐石上。回想范仲淹歌誦嚴先生的名句：「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！」更覺得嚴先生真適合來此垂釣了。

有東臺就有西臺。往西走約百米路，也有一座小山，山頂空曠無建築物，這裡是謝翱哭祭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地方。南宋末年，文天祥起兵抗元，謝翱率鄉兵數百人投靠文天祥，任諮議參軍。至元19年（1283），文天祥從容就義。謝翱聞訊，悲不敢泣。每年遇見與文天祥話別之處相似的情景，不論是樓臺，或是草木，他都一哭再哭。隱居江浙一帶，每逢文天祥的忌日，謝翱就找個隱密的地方哭祭。文天祥就義後第九個忌日，謝翱約了朋友，「哭於子陵之臺」。他首先拜謁了嚴子陵祠，目睹臺上坍塌枯井、一片破敗景象，「如入墟墓」。而後登上西臺，安

放文天祥的牌位，再拜跪伏，禱祝完畢，又號啕慟哭者三。哭祭畢，灑淚賦詩，留下〈西臺哭所思〉一詩，及不朽名篇《登西臺慟哭記》。明朝末年，同樣有國破家亡深刻感受的大儒黃宗羲，曾經撰寫《西臺慟哭記註》，詳細考訂本事經過，確鑿可信。

東臺與西臺同在富春山麓，臺前風景如畫，的確是終老林泉的好地方。東漢嚴光來此隱居，南宋謝翱來此慟哭，表面上行徑不同，其實都有抗志不屈，逃身世外的理念。我為富春江而來，卻在一日之內登臨東臺與西臺，想見古人嶽崎磊落的精神，真真不虛此行。



王基倫小檔案

攝於富春江碼頭。

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，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優聘教授。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教授、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、大學校院所評鑑委員、國語文教科圖書審定委員、《國語日報·古今文選》特約主編、《師大學報》主編，荷蘭萊頓大學、日本早稻田大學、浙江大學訪問學者。專研中國古代散文、唐宋文學、中國文學史，著有：《孟子散文研究》、《韓歐古文比較研究》、《韓柳古文新論》、《唐宋古文論集》、《國語文教學現場的省思》、《宋代文學論集》，編撰有《先秦兩漢文論全編》、《中國唐代學會會刊》、《古今文選》、《韓愈詩選》，另出版兩本現代散文集：《豆沙包的想念》、《鐘樓應該有怪人》。